

# 天涯客栈

◎ 管朝涛

## 一、回到海边的李焯

夏初，路过台州，导航引导了一条新的沿海高速。行驶中，车辆不断进入隧道，转而又穿过两座岛屿之间的海湾桥。

宽阔的道路上，横风提示牌和微微摇晃的车身，还是让人感知到海风不停在海与山谷间回荡。

昔日的南北大动脉沈海高速，在一公里之外与新的甬莞高速平行贯穿南北，这条新路因为桥隧过多，路费偏贵而少有呼啸的大货车。夕阳下，海鸟在上空交替飞翔，海天一色，还是让人生出了一些遐想。

我忽然想起这群海岛中有我一个朋友，我们曾在浙中金华一起工作，他在很多年前告诉我，如果哪天回到故乡的时候，会邀请没见过大海的我一起踏浪。后来他确实回到了家乡，也曾给过我打过电话，那会我正前往北方工作，这一晃，又是十年。

停车在海岛边的服务区后翻遍了微信，发现他居然不是我的好友。好在他的电话号码非常特别，回想口诀后拨了过去。

电话里的声音一点也不陌生，李焯说他在海边的老家开了一家民宿，他叫我一定要过去住一夜，他去高速路口接我。说话间，已经听见他在关车门和发动引擎的声音——他还是那么的迅速、爽朗，完全不管我是否过了高速路口还是反方向而行。

他在出口后不远的地方接我，开着一辆蓝色的跑车在前方行驶，轰鸣声中，他不得不隔一段路又停下来等待，然后又在一脚油门中疾驰而去。

李焯兄的老家在一个尚在开发的景区里，与大路隔着一座大山，外来车

辆不得驶入，我在山脚停好车后便上了他那辆高级轿跑车。海边的山要挡风，特别的高。蜿蜒的山路上，李岷把车顶的篷布打开，放了一首与他的性格完全不相干的《卡萨布兰卡》。我说，这要是在往日，你得吸引多少羡慕的眼光；他说，快五十五岁了，这些现在已经不是生活的重点了。

说罢，跑车便在转弯处猛地甩了一个头，副驾座边上的简易栏杆差十几厘米就会擦到他那昂贵的车漆。傍晚，路底下涨潮的浪花拍击着石崖，发出一阵阵“嘭！嘭！嘭！”的巨响，我赶紧缩回了脖子。

李岷大我十四岁，二十年前我和他相识的时候，在一次旅途中他信誓旦旦地告诉我，至少有一百个姑娘让他看过白花花的胸脯，对此我也深信不疑。他带我出差的时候，坐在他边上，看他三言两语，便能让一个与我们做生意的年轻老板娘及时地奉上支票簿，然后闪烁着红扑扑的脸请他吃酒。我常常因为不胜酒力在席上昏昏欲睡，被他早早劝去休息。

李岷非常乐意带我出门，在谈业务方面，他绝对是我的好师傅。我二十出头刚走上社会，懵懵懂懂就撞到了那家火腿工厂。李岷带着我，扛着二十斤重、琵琶一样的火腿走南闯北跑推销。

“我叫李‘ku í’，岷然不动的岷！”他总是用这样的开场白向人家作自我介绍，他总是故意把第一声读成第二声，为的是不谐音“理亏”。李岷字写得极其潦草，所以填写单据、汇票之类的活都是我在做。他谈业务的水平非常高，无论是在星级酒店里的鲍翅大厨前，还是广式月饼的生产商，亦或农贸市场里的腌腊制品行，他总能以秋风扫落叶一般的语速迅速地搞定生意，然后带着我得意地离开。

“咱们这行，按照以前就叫跑江湖，也叫跑码头。没有电话手机的时候，那一艘轮船到了对岸，岸边跑码头的人就开始忙碌了：东家要棉布，西家有大洋；张三要洋油，李四要瓷碗，没有咱们的老前辈，交易就不能形成。别看咱们登百家门看千人脸色找饭吃，咱们可是极大地推动着社会商品经济发展……”夜晚间，李岷带着第一次登上东方明珠的我，用手指着黄浦江对岸说道。

李岷带了我半年后，他决定让我单飞一次。当我提着油乎乎的火腿，怯怯地放在西湖边上一家酒店大厨前，满头大汗地说着——火腿好，火腿“三签香”之类的术语时，阅历还是让我吃了一次闭门羹。

当我垂头丧气地走出酒店的时候，李岷似乎料到了结果，他蹲站在路边，笑嘻嘻地等我，递给我一瓶矿泉水拍拍我的肩膀说道：“千万别小瞧自己，咱们这行，有伙计卖火腿卖出了门道，最后成了红顶商人，按照你这读过书的人说法，叫作‘切勿妄自菲薄’，对不？”

“谁啊？”我还是很气馁。

他指了指前面的胡庆余堂，说：“就是这里的老板，胡雪岩，你以后仔细去了解了解他。”

那会手机还不能上网，我还不知道胡雪岩是谁。但现在想来，李岷安慰人的方法，真是登峰造极。

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里，李岷带着我走遍广东、北京、湖北、江西等各地，这些地方是我第一次去的，却是他走了多次的地方。李岷有一次在福建，神秘秘地和我讲，他留在旅店，让我自己一个人去开拓福州的市场，这儿的人爱喝汤，会炖佛跳墙，这些用火腿多，保证你旗开得胜。

我晚上回来的时，确实来了几个订单，这让我兴奋不已。李岷身边则多了一个美貌的女子，与我们一块在餐馆里吃酒。这种情况在很多的出现，但他从来没有给我介绍过任何一个女子。李岷是见过我的女朋友的，她在一家工厂里做兼职会计。

李岷说，我是他第一个带的徒弟，他不愿意把这些生意资源随随便便让给别人。他是企业里的第一业务尖刀，是销售副总兼销售一部经理，与其说是“部”，还不如说他是光杆司令，但他一个人做的生意，几乎占据了企业一半。

或许是李岷看中了我身上那一点懵懂，才愿意带我。

后来，工厂愈发强大，获得了“中国名牌”荣誉和被评定为“中国驰名商标”，董事会还积极地准备上沪深股市。为了扩大宣传，行政部斥资买了几辆七座小客车，去车管所更改了颜色，把车漆全部喷上红红的火腿和工厂名，要求我们出去跑业务的人，全都得学会开车。

董事会主席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取“中国名牌”的荣誉证书的时候，李岷正带着取了驾驶证不久的我，在北京各大酒店和各农产品交易市场联系业务。车辆行驶到天安门广场前的时候，李岷突发奇想，他让我不停地在长安大街上掉头来回行驶。我以为他是想让我锻炼车技，但开了一下午后，他摇下窗户嘿嘿一笑，说：“我要让来自全国的游客看看，有一家火腿公司在故

官边上繁忙地联系业务……”真是让我哭笑不得。

李岷唯一对我不满，是在北京狠狠地骂过我，语速非常快，“笨蛋、睡猪、马虎大王、尿仔、屎蛋……”他用这些不带侮辱性质的词汇组织成了连绵的长句，不停歇地从下午三点一直骂到了晚上十一点，我则低头，惴惴不安地跟着他，就怕他独自开车跑了。

“都过去啦，何止是想骂你，当时打你的心都有了！你知道，那里装了我多少东西吗，多少美女的——噢，是客户的电话号码，还有票据没了你晓得不……”李岷给我倒了满满一杯 XO，笑着说道。

岳各庄农贸市场是国内最大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之一，是我们北上最后一站。那里有两家福建人开的，北京最大的鲍翅配送行，专门给酒店送高档海产干货，而火腿作为这些菜必须的提味品，也被顺带着送入北京的各大豪华酒店。李岷告诉我，我们的车喷了显眼的车漆，为防止有人撬车窗，我得留在车上看着，他去联系业务。

七月末的北京异常的燥热，我拉开了车门坐在后排靠着，不知不觉就闭上了眼睛，朦胧中，似乎感觉有股热气袭来，但疲劳的我甚至连眼皮都没有抬，又昏昏沉沉地睡去……

李岷叫醒我的时候，已经是一小时候以后的事。他发现座位底下的旅行包被人掏走了，里面有南向北一路的加油、过路费和生意上签字的票据……他气急败坏，不停地跺脚，身下踹起了一股扬尘。市场门口边上车水马龙，人们对跳起舞一般的李岷和垂头丧气的我熟视无睹。现在想来，他们对这种情况应该是司空见惯。

我对李岷非常愧疚。因为没有了票据，后来他垫付了这次南向北的所有的差旅费。他不愿意报销，不愿意打报告说没票据的缘故，大抵是不想让行政部那一帮人知道我办事毛糙犯了错罢。

作为惩罚，李岷第二天开始不和我讲话，也不让我开车。他在京沪高速上踩着油门开到了 130 迈，车身开始抖动，我战战兢兢在地看小客车在大货车群中穿梭，却不敢吱声。

第三天，过了淮安后，京沪高速封道，他看了下地图后转国道开往洪泽湖方向，准备从天长市南下扬州，这比一个月前北上从高邮走多了近一百公里。一路上，我还是不敢问话，直到夜幕降临，我看到前方的路牌，才小心

翼翼地问：“哥，前面到‘于台’县了，你都开了一天的车了，要不我们找个旅馆你休息一下吧？”

“那念盱眙，还‘于台’呢。还高中生、读书人，读个鸟书，还不如老子，我连‘国立小学’没毕业……”李岷憋了一天，又开始骂骂咧咧。他开始讲话后我悬着的心才渐渐放了下来。接过我拧开瓶盖的水，咕咚咕咚喝了一大口后，他一口气又开了一百多公里上了高速才把方向盘交给我。

在服务区，他买了一盒高邮双黄咸鸭蛋扔我，说，“拿去让家里人吃，这么长时间，出这么远的门，回去可别说我待你不好……”

过瓜州，进镇江，入溧阳。国道、高速穿插行进，回到浙江境湖州的时候空调坏了，我们把车窗打开，让风灌进小客车。李岷看见我驾驶技术趋于稳定，便把脚架在挡风玻璃下，惬意地打起了呼噜。

车子在太湖边疾驰，行道树下的柏油路上斑驳的影子，车辆像在万花筒中穿梭、飘逸，光亮忽而透过树叶点缀在李岷张着嘴流着口水的脸上。

墙上的复古时钟“咚”地敲了一声，已是晚上八点半。夜风徐徐，窗外虫鸣四起，我揉了揉眼睛，看着眼前已经夹杂了白胡茬的李岷，敬了他一杯酒。

## 二、天涯客栈

和多年前他宿舍那台老掉牙的风扇、满地的烟头和床上油乎乎的被子不同的是：民宿里面陈列了大量的书籍，尤其是以明史和各类世界名著居多；房间里一尘不染，墙壁上每一条缝隙都被他细心地糊上了一层白水泥，然后用铆钉在外面固定好亚克力板，投上射灯防止人们被粗糙的石头擦伤；楼梯转角、桌角都细心地包上了合适的胶皮，防止来度假人家的孩子撞上。

他把房子前面的空地铺平搭建成了延伸的厅堂，上面放了许多沙发，每一个茶几上都放置着一盆小花或者绿萝。他做了一扇长达二十米的落地窗，面对着大海。房外时而静谧，时而间歇性的海风掠过窗前种的一园薄荷，发出嗖嗖的声响。

工作日，来民宿客人不是很多，但每一个人脸上都红扑扑的，还没有上幼稚园的孩童蹒跚着跑来跑去，常常撞到我们的腿上，或冲到软软的沙发里。

李岷说，他九岁就和父母出门，如今归来时父母已不在，这里的一点一滴，都是他自己亲手在海边垒砌而成。他把这家位于海崖边的民宿取了一个自己

喜欢的名字——天涯客栈。

深夜，我们都已微醺，客人也纷纷回去休息，李岷陪我走出房门。我才看清了房子的环境，左边就是我们刚才上来，在石崖边上开的一条简易水泥便道；正前方是凹凸不平的石头和灌木交织的山坡，一直延伸到 500 米外的一个小沙滩，山谷两边都是石崖，它像喇叭一样延伸到远海，似乎站在这里大喊一声，声音便可刺透海峡；右边顺势而下是一条青石板台阶路，路边次第而下是一排石头垒砌成墙、水泥瓦做顶的海边石房。灯光偶尔从其中的几座窗台中射出，在皎白的夜下，发出淡淡的橘光。

正值农历十二，海水依然在不停上涨，外海的波浪夹杂着雪白的气泡，从远处翻滚而来，一次又一次地冲在沙滩和撞在山崖上，发出一阵阵轰鸣。抬眼望去，远处的灯塔在闪烁，夜憩抛锚货轮的汽笛声响起，鸥鸟在房前一掠而过，我们走下台阶，向海岸边走去。

山脚有一座妈祖庙侧对着大海，正门面对着青石路，大抵是为了防止台风直灌大门。妈祖是东南沿海渔民、船工、海员、旅客、商人心中最重要之神祇。大凡有渔村的地方，不管村落大小，都会有一座妈祖庙。随着中国人遍布五洲，全世界有上万座关于她的庙宇，她是海边出身的人最重要的寄托。李岷也是一样，散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看他放慢了脚步小心翼翼地走过，似乎有一种惯性在支配着。

我看到正门两边的白墙上各写了一个大大的“拆”字，便好奇地问了李岷。他告诉我，这个村子原来有五百多人，现在年轻人大多去了城里，剩下的年老者已经不会出海，渔村左右翻山过去的海岸，都建成了码头和矗立起了巨大的油罐。既然这里没有渔民，又逢景区建设，这个庙可以拆了作观景台用。

“不过后来没拆成。”他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“是你们反对的原因吗？”我很好奇。

“不是的，本来要拆的，后来主管这里建设的头，好像出了点事，景区建设也没搞成。现在就成了有做的就开张，没做的，房子就冷了，或者坍了。”李岷呶呶嘴，用手指向了对面山坡上一团黑压压的房子。

风起，掠过房顶的时候，发出呜呜的声响，庙宇在暗夜中安静地坐着，纹丝不动。

“你怎么这么多年没有联系我？”李岷坐在喇叭口的一块礁石上，摊开

手大声问道。

我默不作声，并没有回答他，装作是海风吹走了他的声音。

李焯见我不说话，站了起来，又开始喋喋不休：“我和你说欸，自从我回家了之后，我看了很多书，发现那些个历史大人物，就生活在我们身边。”

“啊！啥意思？”我大声问。

“以前戚继光率领兵士在这里练兵，台州大战的时候，他率领兵士前往宁波抗击倭寇，主力全缴进犯宁海之敌。谁知敌寇得知这里的后面（今新河镇）空虚，便分兵从海滩像蝗虫一样涌上来……那戚夫人王氏，见情况危急，便命令打开兵器库，发动妇女穿上军装，手执武器，和兵士混杂，登城守卫。倭寇远远望见城头旌旗丛密，兵员充足，不敢攻城。后戚继光援军赶到，击溃倭贼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台州（新河）大捷。”

李焯在岸边做着手势，慷慨激昂。浪潮在他手臂挥举中耸起如刀山，金戈之声不绝于耳。历史深处的兵伐之气在我酒意朦胧的眼里，被海浪翻了上来。

李焯告诉我，翻过山崖以前有一个明朝卫所遗址，小时候他常常在那些横在地上的石条上玩耍，隐约还能看见一些小的豁口，他那时候不懂，等他知道的时候，已经被推平，立上大大的油罐了。

他指着远处一个发出白光的房子告诉我，那里最早是一个明卫所下面的军寨、墩兵士的教场。现在是一个边防派出所，里面曾经有几个军官和几十名士兵，负责海上的缉私和打击犯罪。那些士兵长久离开都市驻守在海边，来往间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不过他又告诉我，自从前年边防全部改制成为警察归地方管理后，人员调动频繁，就极少来往了。

“还是当兵的讲义气！”李焯笑呵呵地说道。

李焯不间断的讲述，总是让人特别亲切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再紧张的情绪，都会被她轻易地化解。

夜深，潮水声渐小，远处的货轮和各式船舶静卧在海面。风平息的时候，岸边草丛中的花脚蚊子电光火石般冲出，伸出又长又尖的吸管，狠狠地插入我们软塌塌、日渐褪白的皮肤上，迅速吸上一口便抽身离去，你都打不到它。是的，在这种环境下，它们不可能像家蚊一样嘤嘤嗡嗡地在你身边盘旋，矫情地试探。

所以李焯在房子前种满了薄荷，用来减少花脚蚊子的聚集。

回去路过妈祖庙的时候，李焯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有时候，女人比男人更厉害！你看——戚继光能统领部队把倭寇杀得落花流水，在家里却是极度怕老婆的，等会回去拿书给你看。”李焯走在前面，气喘吁吁。

他忽而又回过头来，叉着腰站在那里歇息，诡秘地朝我一笑，说道：“好像你也怕老婆的，还是原来那个吗？”

我想，是该向他解释一下这十来年没有联系他的缘故了。

李焯带了我近一年后，鉴于我已经能够单飞，他向公司力荐我，又成立了一个销售五部，由我带头负责全国各大商场超市的洽谈与火腿专柜进驻。于此同时，公司也正式启动上市程序，准备向资本市场融资。

从传统农产品走向国际化平台，企业不得不请来了市场上流行的“空降兵”团队来梳理运营流程。他们来了之后，每天早上把所有人聚集在一个屋子喊口号，灌溉心灵鸡汤。这些在李焯和几个销售老兵那里，成了累赘。

李焯不理睬来享受既得利益的团队，他与几个部门主管既不响应，也不拒绝。喊口号的时候，举手挥舞却缄口不语，出差的时候，从不带他们任何一人前去实践。他知道这些架着眼镜的金融高手，无法面对咸咸的、硬邦邦的火腿。在旺季到来之时，他任凭那些人每日在会议室中振臂高呼，自己却带领着人押送着一车车的火腿赶赴全国各地。

冬季，销售一部非常繁忙，需要前往山东押货，分不出人手后叫我押车前往。对于李焯，我自然责无旁贷。出发前，他叮嘱：“最近有雾气，可能有些地方走不了高速，晚上在国道休息的时候，人家问起的时候，一定得说拉的是土豆粉条或者方便面；收支票的时候，一定要马上去银行验证；如果是现钞，要和老板一起去银行当面取，当面汇回浙江……”李焯告诉我的很多东西，有些到了现在依然受用。

又过了两个月，董事会似乎也厌烦了会议室每天闹哄哄的自娱自乐。他们感觉在冬季繁忙之际，应当让这些斯文的高材生们体会一下公司的发展历程。要安排他们与我们一同出差面对市场。但是，没有人愿意带着几个不愿意放下身段的高材生。董事会把目光放在了刚成立部门不久、稍显年轻的我身上，让我带着他们出行。

我带着一群年纪稍长的人前往杭州、宁波。我在各大超市奋力卸货的时



候，他们正在西湖边的茶馆里捧着香茗聊天。夜晚来临，当我筋疲力尽地回到酒店的时候，他们则提着厚厚的、昂贵的笔记本电脑在宾馆内对我进行“公审”式的问话记录。这让我无法忍受，我给李焯打电话求助，他在北京，无法帮助到我。

虽然感到疲惫，但我还是有收获的。

时至今日，我对此颇为自豪——我将带着火腿历史上最大单位团购回到公司述职。在超市陈列摆设柜台的时候，一个总部驻在湖州的单位采购员看到了正在忙碌的我。他说，过年的时候决定给华东三千八百名员工，每人发一条盒装火腿与一壶花生油作为年终礼品。我在极短的时间里联系到了超市主管，成功争取到了这个订单。

它将为我带来一万多元的提成，在那时，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这极大地鼓舞了我。而且，如果企业真的上市，这将是多持原始股的重要砝码。我把消息告诉了远在北方的李焯，电话那头，他开心地笑了。

夜已深，客栈寥寥的来客早已入室安歇，夜色似乎温柔了一些，风不再刮了，李焯拍拍我的肩膀，又给我倒上了一杯酒，蝙蝠在窗外空中飞舞，我们肆意地笑了起来。

后来，我听说李焯和销售一至四部的头，每个人都分到了一百万份左右以一元购进的原始股，在不断上涨的市值中，他们都成功以最大利益化获得了千万级别以上的现金，成功套现后投资各类产业，大都实现了财务自由。

这点，在今晚的李焯处得到了验证。

我从湖州回到金华后，进门后见到销售榜单上的特大团购喜报时，便气血上涌——先于我回到公司的“空降兵”们剽窃了我的劳动成果。我去理论的时候，董秘传达会议决定，说提成奖金归我，业绩和榜单就归新来的销售总监他们好啦……

我保持着仅存的骄傲，愤而辞职离开了那家可能给我带来巨额财产的企业。李焯在北方不知道，而我的女朋友得知我辞职的那一刻，她居然泪流满面，认为我们错过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
这，就是我离开金华后多年未曾联系李焯的原因。

我告诉李焯，现在我做得不错；他微微一笑说，你还年轻着呢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太阳从海中跳跃而出的时候，我早早便起了床洗漱准备离

开。二十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，这里也是大陆新年第一缕阳光升起的地方。李焯开车绕过山崖后又翻山送我到停车地点，一路上我们都沉默不语，安静得几乎能听到山那边的海浪在呼啸。

我临走时才想起加他的微信，发现他的网名就是客栈的名称。

我启动汽车，关上车门摇下窗户时，对面李焯探出头来，把手肘架在车窗上对我喊道：“既然你老婆还是原来的那个（女朋友），要不，你下次来的时候带上，让亲自我告诉她——董事会太抠了，给了我很少的现金股份！我也早早就不能干了！”